

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

WESTERN ENGRAVINGS AND ETCHINGS AND SINO-FRENCH WAR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秦风西洋版画馆

编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

WESTERN ENGRAVINGS AND ETCHINGS AND SINO-FRENCH WAR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秦风西洋版画馆 **编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秦风
西洋版画馆编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3
ISBN 978-7-5334-4952-0

I. 西… II. ①中…②秦… III. ①铜版画—
作品集—世界—近代②中法战争(1884~1885)—
史料 IV. J237 K256.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870 号

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秦风 西洋版画馆 编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3733693 83726971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350012)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 张 13.5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100

书 号 ISBN 978-7-5334-4952-0

定 价 11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电话:0591-83786692)调换。

序

Preface

发生于一百多年前的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闽台关系史上也有着重要意义。

这场战争是从越北的陆路战场开始的，后来战火延烧到中国东南沿海。1884年8月23日，法国舰队突然对福州马尾水师基地发动攻击，清政府苦心经营的福建水师毁于一旦。随后，法舰又于10月初先后进攻基隆、淡水，接着封锁台湾海峡，转占澎湖，闽台两地同时受到战争的威胁。为了解救危急，清政府“宵旰焦劳”，闽台军民齐心奋战，在鹿港、泉州设立“道济公栈”以通文报，又设法运送兵员器械赴台，予以增援。两岸同胞显示了无比坚韧的英雄气概和患难与共的手足情怀，出现了许多至今仍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和传说故事。

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定在台湾建省。这也是中法战争对闽台关系产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左宗棠在提议建省的奏折中说：“第思目今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图，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浅显”，建议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办理台澎事务。1886年，经过充分讨论后光绪帝谕云：“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连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因此，当时的台湾巡抚准确称呼是“福建台湾巡抚”。闽台之间密切的历史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无数相互关联的事实连接成不断延伸的“历史链条”。台湾建省以及从此开始的大规模近代化建设，极大促进了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但这一切均与中法战争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两岸学术界对这场战争的资料收集和研究都很重视。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资料丛刊”中就有《中法战争》资料专辑；台湾银行相继出版的“台湾文献丛刊”也收有许多反映闽台战役的地方文献，如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刘璈《巡台退思录》、《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法军侵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馆长杨彦杰在《烽火映像——西洋版画与中法战争的闽台战役》开幕式上致辞。

台始末》、《法军侵台档》等，均十分重要。进入80年代以后，大陆学界又从法国档案馆查回大量中法战争档案，并陆续整理出版。近年来，台湾学者徐宗懋先生多次往返于欧洲各国，收集了一批当年英、法等国报刊反映这场战争的西洋版画原件，共计150多幅，内容涉及福州马尾海战、基隆战役、淡水大捷、孤拔之死，以及福建、台湾、安南等地风情诸多方面。这对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这场战争之闽台战役，甚或研究西方新闻史、艺术史，都是十分宝贵的。经过多次友好接触、商谈，2007年8月底，我们联合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成功举办了《烽火映像——西洋版画与中法战争的闽台战役》专题展。这是闽台缘博物馆成立以来第一次与台湾学者的成功合作。它的意义不仅开启了两岸合作的新平台，而且昭示着更加令人憧憬的未来。

与徐宗懋先生的合作是愉快的。徐先生热心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经常穿行于闽台之间。此前，徐先生已经将他多年收集的闽台历史旧照片编成《跨越海峡》一书，交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并扫描了一份送给闽台缘博物馆，以为陈列布展之用。为了更好地扩大此次合作交流的成果，让更多读者方便利用这批西洋版画，我们决定将其编辑出版。两岸交流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在交流和互动中累积共识，增进情感。海峡两岸同胞携手从风雨中走来。如果说历史是一个老师，那么她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就是生死与共、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和同胞情怀。这是我们面对历史、开创未来最值得珍惜和需要予以发扬光大的。

是为序。

杨彦杰

2008年1月27日

自序

Foreword

一段新的文化探索之旅

New Exploration of Culture

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之下，我由老照片的收集扩展到铜版画和石版画。其实我对美术原本就很爱好，可以说，图画是我童年最佳伴侣，有烦恼，就画画图，假日没事干，也画画图。直到今天我仍不禁会想，如果我的家庭环境是另一种状况，我可能会走上画画这条路。

从这个角度看，我收集版画类的文物应是迟早之事，其之所以迟而非早者，大概是：一、中国人的版画收藏不算普及，我的相关认识也较晚；二、版画的新闻纪实作用早已不存在，不似老照片，即使今天重刊，与当前人们的视觉习惯仍是一致的，因此老照片除了玩赏之外，可以立刻应用在媒体和出版物上，形成收集和使用的财务循环，从实用性来说，自然成了我收集的主力。

尽管如此，我很早时就受到铜版画的吸引。中学时期，我在书店买了一本弥尔顿撰写、罗勒绘图的画传《失乐园》，编辑者是日本早稻田教授帆足理一郎。尽管当时对铜版画的制作并无清晰的概念，但是这本画集的特殊风格仍让年少的我反复翻阅，爱不释手。至于最近铜版画跟我的关系主要还是为了编书，为了编辑《跨越海峡》，我向台湾南天书局的前辈友人魏德文先生借调西方人百多年前绘制的跟台湾有关的铜版画作品，这些铜版画都是过去西方画报上的封面或插画，非常漂亮，魏先生曾拿给我观赏过，由于平常我们就有图像交换使用的合作，此刻为了编书特别向他借调了一些。接着我还要找一些中法战争的绘图，而且急着要用在《跨越海峡》上，可是魏先生没有收藏这一主题的铜版画，尤其是跟马江海战或是福建城市景观有关的。这点不难想象，我认识的收藏家绝大部分都有强烈的地缘性格，北京人收藏北京的东西，南京人收南京的东西，上海人收上海的东西，台湾人当然就以台湾主题的文物为主，因此福建的文物在台湾自然比较少人

收，也就没有什么人销售，基本上很难找得到。后来四处搜索，终于在台北一家拍卖公司的目录上找到几页法国《画报》于1884年刊印的马江海域的铜版画，我大喜过望，虽然价格不菲，但还是赶紧买下来，唯恐落到其他人手里。事实证明，这几页铜版画对《跨越海峡》的内容编辑助益良多，高画质的历史事件的铜版画无论是视觉效果或纪实作用，都比模糊不清的老照片要强得多。体会到这点后，我开始考虑收集一些关于福建风情的铜版画，作为我的福建图像史料的一部分。刚好那一阵子我正从日本大量收购福建的老地图，但图像的东西很少，这部分恐怕只能靠欧洲人早年的纪录。问题是，我们对欧洲文物市场的了解不像日本那么熟悉，于是我想到一位认识了八年的荷兰友人蓝柏先生。他专门在欧洲收购台湾主题的老照片和文物，每年会带一批东西到台湾来卖给这里的收藏家友人。他知道我除了台湾主题的文物外，更收集中国大陆的相关东西。过去我们曾经交换手中的老照片，有一定的合作经验，知道彼此的兴趣和工作风格。我们通过电邮进行讨论，我告诉他下次来台湾时能否带一些有关中法战争和福州的铜版画。这里顺便提一下，17世纪荷兰人曾活跃于远东的海域，荷兰是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的航海大国，他们曾占领台湾38年，并且以台湾为基地，进出福建，对福州和厦门非常熟悉，荷兰人留下了许多关于福建和台湾的图像和文书，连带对发生于台湾海峡的中法战争也有高度的兴趣。2007年春，蓝柏带来了一批1884年至1885年法国《画报》和《画刊世界》关于中法战争的铜版画，数量有五六十份，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法国人关于这场战争相当数量的绘画纪录，觉得非常兴奋，不仅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美术，也因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新的探索领域，我立刻用一批珍藏多年的印尼老照片和他交换。后来我更进一步发现，其实对中国人而言，这也是一块新大陆，值得大力开发。

这里必须说明版画在人类印刷史和美术史的特殊地位。在照相制版发明之前，图画跟文字一样，必须先刻在版上才能印制，由于别具风味，版画后来成为一种美术类别，即使原来印刷的目的不复存在，版画还是流传下来。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知识、财富和科技的快速提升，印刷业一日千里，欧洲人在与中国的接触和冲突的过程中，留下大量的文字和图像纪录，以报刊、书籍、美术品的方式广为流传，直到今天，中国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除了采用本身的资料外，也经常引述欧洲人的文献。由于图像具有直观性，又有造型和色彩之美，始终受到一般人的喜爱。在照相印刷尚未问世之前，每一张画都需刻一块版，而且印刷比例只能一对一，十分费时。一份画刊如印有20张大小的插画，就需要刻20块版，版的质材通常有石版和铜版两种，铜版是坚硬的金属，可以刻出精细的条纹，印

出来的效果异常精美。可以说，此一时期作为大众读物的欧洲画刊每一份印出来的石版画或铜版画，都是赏心悦目的美术品。由于兼具新闻纪实与艺术鉴赏双重价值，这种形式的画报深受读者的喜爱，著名铜版画家也同样被列为时代巨匠，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单张作品成为中产阶级喜爱的收藏品。此外，即使在照相印刷兴起几十年后，版画形式的画报仍然畅销，根本原因是它的美术魅力让人难以舍弃。

不久，我带着这一批中法战争的铜版画到福州见了黄旭社长和林冠珍编辑，大家都觉得这块文化领域确实值得耕耘。中国人研究本国近代史其实经常引用西方的绘画，许多学术书籍前几页的铜版纸都会放上几张模糊不清的西方绘图，这些都是长年来大家反复翻拍所致，跟老照片的情况差不多。或许过去条件较差，比较没有寻找原件制作的精神，图像史料绝大多数都是长年翻拍使用，习以为常。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绘画数量相当多，但至今中国人尚未系统性地收集和整理。2003年我在北京机场买了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版画》，内容是翻译介绍19世纪英国著名版画家阿罗姆的画册，这是中国人出版极少数的这项主题的专著，出版者付出许多心力，值得肯定。不过图画是由外国书直接翻印，不是原件，而且是印黑白的，原件是非常精美的彩色铜版画，两者之间自然有相当的差距。此外，相关的学者也证实了，目前中国大陆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并没有这方面的收藏，这意味着如果要出版原件的复制品，只能到欧洲国家的博物馆去借调，或是到欧洲文物市场上寻找，通常这是大单位才办得到的事。不过根据目前大单位行政作业的习惯，这样规模的工作从立项目，组织工作队伍、编列预算、外事接洽，一直到取得材料、编辑等等，起码弄个三五年，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必然的把握。尽管如此，对于酷爱图像史料的我来说，收集和出版西方人关于中国主题的版画确实充满了挑战，而挑战本身就是最大的诱惑。我朝思暮想，最后变得好像不做就会得忧郁症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这一类的“潜伏性忧郁症”似乎也是某种未来成功的保证。

我设想，如果收藏计划由我独立执行完成，以目前文物市场价格高昂的情况来说，必然是一笔十分庞大的经费，非个人所能承担，需要其他朋友一起赞助投资才做得来。此外，跑一趟欧洲或许问题不大，但是要一张一张地把这项主题的铜版画收全，短时间内绝无可能，何况我现在才开始进入此一领域，价格不但高，好东西必然早被他人买光了，岂会轮到我。后来一位华裔的法国建筑师跟我证实了这一点，他也经常光顾文物市场，他说现在法国文物商店里比较常见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画报，1900年以前的已经很少见了，估计都已经握在各方收藏家

手中了。如此一来，我的收购计划几乎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找到一位愿意割爱的收藏家。我赶紧再询问荷兰友人蓝柏，果然他手中有许多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以及庚子事变的铜版画和石印画，而且更幸运的是，他愿意卖给我。我高兴万分，觉得自己走运了，赶紧游说两位朋友投资这批文物，黄旭社长也同意提供一些出版程序的便利。就这样几乎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相当数量的铜版画和石印画从荷兰源源寄到台湾。它们刊载于不同的法国和英国画报上，时间有1860、1864、1884、1885、1900、1901等年份，其中不少内容十分稀有，我把其中一部分拿给一些著名周刊的主编看，这些从事新闻和历史图像工作几十年的文化人都说没见过，个个啧啧称奇，后来我又在香港《亚洲周刊》内部以此为主题做了一场讲演，当这些铜版画和石印画在编辑们手中传阅时，立刻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众人赞赏之余不时交头接耳，可见这些东西有多吸引人！也可见过去我们多么忽略此一文化领域！

有了这一批文物，似乎预告了这套西洋铜版画书系的诞生，这是作为中国收藏家肩上不容推卸的责任。感谢黄旭社长和林冠珍编辑的坚定支持，南京友人薛冰的知识指点以及几位朋友的慷慨出资，让这项出版计划能够及早落实。同时，考虑到台湾海峡在中国近代史以及当前情势的特殊意义，我们决定从“中法战争”开始，并且将一边出版一边收集。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绘画的是欧洲人，反映的自然是当年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的眼光，不过今天我们重编的解释权却是操之在我。事实上，西方列强这些充满优越感的“胜利的纪录”恰好是我们眼中的“侵略的证据”，也由于是出自他们内心的描绘，有时候比我们中国人单方面的控诉还要有说服力，还要让对方难以否认。事实上，许多中国人的学术著作，包括学校教科书中已普遍这么做，不同的是，这一次我做得更完整，规模更大。当然，除了侵略史实的绘图之外，另外还存在相当数量的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景观纪录，这些景观今天多已不存在了，如此，这批绘图就有客观的文献价值，对我们的城乡地理的研究非常有用。

最后，就编辑思考的角度而言，这些铜版画的本质仍然是美术品，加上我本人并非专门的历史学者，因此决定用美术画册的方式来出版这批珍贵的文物，以充分表现其原件风貌，如此不仅一般读者可以观赏，学者在引用时也能够有最高品质的图像史料，而对高品质图像工艺的追求，一直是收藏工作的宗旨之一。我相信，经过伙伴们不懈的努力，假以时日，这一套书必将成为中国人研究近代史工作时最常参照和引用的图像史料之一。

CONTENTS 目录

序	1
<i>Preface</i>	
自序·一段新的文化探索之旅	5
<i>Foreword · New Exploration of Culture</i>	
导言·中法战争的缘由	1
<i>Introduction · Events Leading to Sino-French War</i>	
马江海战	3
<i>Naval Battle of Mawei</i>	
台湾战役	29
<i>Battle of Taiwan</i>	
越北战役	45
<i>Battle of Northern Vietnam</i>	
福建风情	109
<i>Environment and Social Customs of Fukian</i>	
台湾风情	139
<i>Environment and Social Customs of Taiwan</i>	
安南风情	171
<i>Environment and Social Customs of Vietnam</i>	
孤拔葬礼	183
<i>Funeral of Anatole Prosper Courbet</i>	

导言 *Introduction*

中法战争的缘由

(1884年8月~1885年4月)

Events Leading to Sino-French War

1842年鸦片战争和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由崇敬转为轻蔑,此时工业革命产生的资本力量急速扩张,使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达至巅峰,中国更成为列强觊觎的辽阔的东方古国,英法势力沿中国东南沿海而来,新兴的日本虎视眈眈,俄国更多次以“协调有功”为借口,夺取中国大片土地,同时又修筑中东铁路,将东三省置于其控制之下。

另一方面,19世纪后末叶,欧洲也出现新的局面,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并且以“铁血政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1870年普法战争,法军在色当之役大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第二帝国覆亡,法国第三共和国割地赔款,向德国俯首称臣,此时唯一能够弥补赔款和尊严损失者,莫过于加强向海外扩张殖民地,对弱小的民族国家进行武装勒索。如此,便说明了法国在欧洲地位下降的同时,不仅没有收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反而更出现冒进的情绪,法国海军部人员一意要向越南北圻进兵,并主张大举征伐中国,即反映了军部急于扳回一城的特殊心态。

至于中国,一方面,20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动摇了大清统治的根基;另一方面,曾国藩、左宗棠等绥靖将领的崛起也带动了革新。这些饱受传统儒学洗礼的将领不仅英勇善战,也颇具近代眼光。他们深深了解此刻的中国落于主流世界之后,不仅武器落后,知识也远不如人,因此要振兴中国就必须“师夷之长”。同治年间,中国出现维新气象,在湘、淮诸将的建议下,中国引进新式学堂,建立新式军队和兵工厂以及电报、邮政等设备。尽管这些设备的引进并未触及近代化中最重要的政治与社会组织的革新,不过中国确实有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东

南沿海诸省历史上即具有悠久的航海文化，对海外事物娴熟，归乡的华侨子弟也带回丰沛的资金以及崭新的发展观念，一旦战事爆发，沿海诸省的御敌能力必然远超过咸丰年间。

果不其然，1884年，法国正式向中国发动战争，原本以为中国必然不堪一击，结果法军除在马江海战中以优势武力偷袭得逞之外，陆战部分可说是失利连连，狼狈不堪。不论在北台湾的基隆、淡水，还是在越北的镇南关、谅山，法军均损兵折将，师老兵疲，战事拖延九个月，以致法军舰队总司令孤拔日夜难眠，病逝于澎湖。这场战争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法国都是战败的，总理茹费理被轰下台，舆论界抨击声浪不绝于耳，然而一心求和的清廷不仅没有借着战胜重振国威，转为内部改革的力量，反而委屈求全，承认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这种拙劣的决策不仅牺牲了军民的心血，也注定了十年后甲午战争的败局。为了表现中法战争的各个侧面，我们将本书分为“马江海战”、“台湾之役”、“越北战役”、“福建风情”、“台湾风情”、“安南风情”、“孤拔的葬礼”等七个单元。

马江海战

Naval Battle of Mawei

1884年8月23日下午一时多,停泊福建马尾的法国军舰突然向中国闽海舰队、马尾船厂、沿岸炮台等据点发动猛烈炮击,中方仓促应战,一时马江海域炮火交加,战况惨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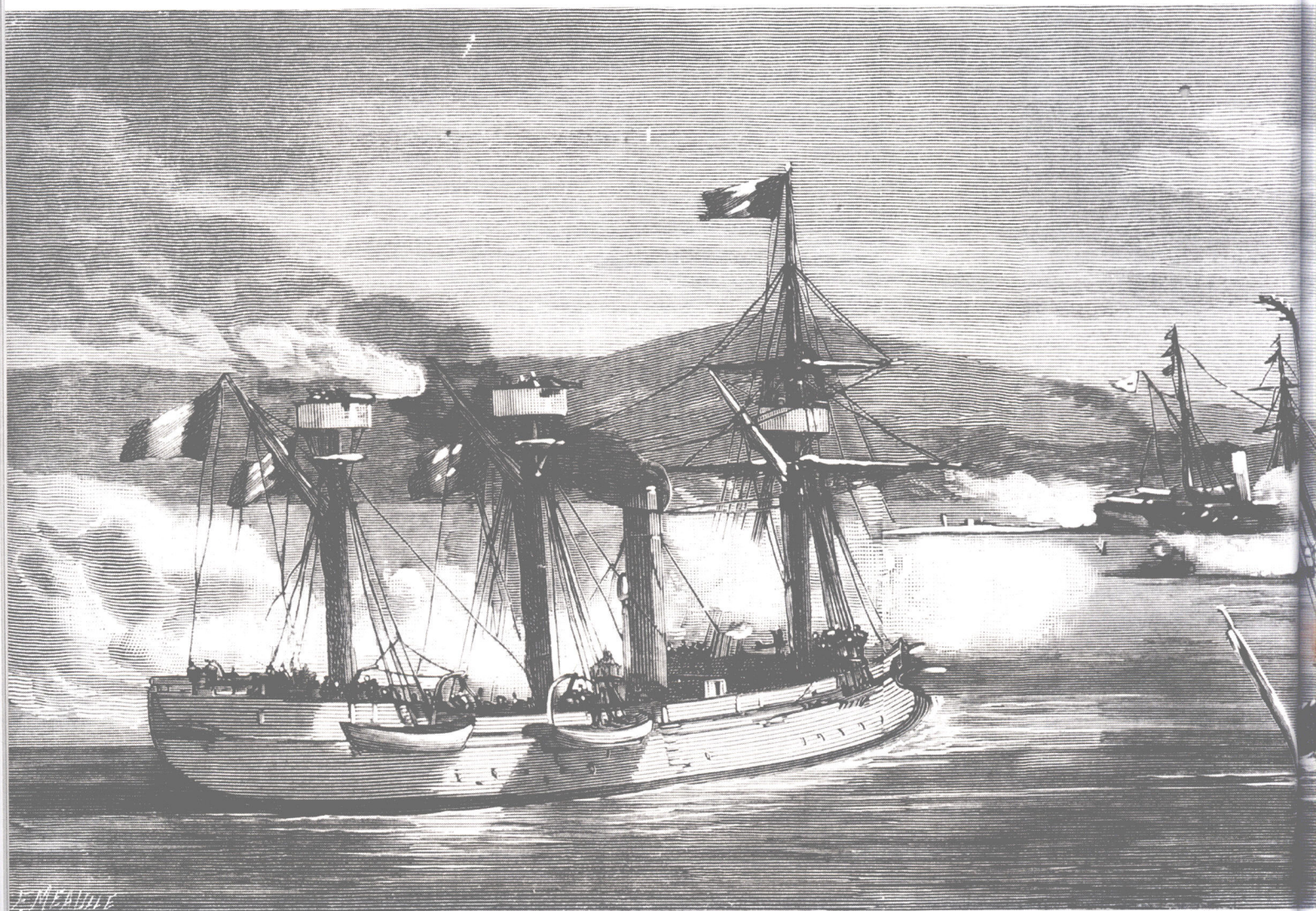
由于法军处心积虑多时,无论外交上还是军事上均采取积极主动之势,因此战局一开,立刻对重点目标展开强攻猛打,闽海舰队扬武、伏波、福星、艺新、福胜、济安、振威、飞云、永保、琛航等九艘船舰遭炸沉,舰上官兵七百多人壮烈牺牲。接着,法军又炮击马尾船厂,企图一举摧毁中国初生的造船工业。不过法军登陆夺厂时,却遭到中国陆上守军炮火还击,以致登陆计划失败。于是法军持续攻击马尾各山头的炮台,处于劣势的中国军民并不气馁,开始用任何简陋的武器与敌人作战,包括民间的帆船载运燃烧物驶向法军,同时夜间又有义勇多人搭乘小船向法舰发射小炮。相对于民间抗敌的英勇无畏,担任中国军队总司令的钦差会办张佩伦见败局已定,连忙率手下退至十公里外的山区,船政大臣何如璋亦携船政公款及麾下亲友连夜撤离。8月24日,法军以六艘小艇再度企图登陆占领马尾船厂,坚守阵地的黄超群、方勋等官兵对法军发动伏击,另一支法军亦遭突击,颇有死伤。由于不断遭到伏击,法舰总司令孤拔眼见马江天险难攻,中国人顽强反抗的程度远在意料之外,原本占领马尾长驱直入福州城的计划已无可能,相反地,如果战局继续僵持,法军的粮食有断绝之虞,加上闽江两岸均是华军布阵,法军久留必将自陷危局,于是决定率舰撤出战场。8月25日法舰由战列舰“凯旋号”领军,后面跟随着“杜居士路因”、“窝尔达”、“德斯丹”、“蝮蛇”、“益士弼”、“维拉”、“殿后”、“野猫”,开始撤离行动,沿途并全力摧毁中国军队的反击能力。法军先攻击罗星岛炮台,并登岸夺炮,随后再炮击船厂,中午过后,法舰开始撤离马尾海域。8月26日,法军沿途再攻击田螺湾炮台、闽安镇炮台,又派兵登陆,遭遇地方义勇的强烈还击,随后两天,法舰持续攻击闽江口的炮台,直到8月29日下午4时左右,参战法舰全部离开闽江口。到了8月31日,张佩伦、何如璋陆续回到岗位,并向上具奏,承认应对战败负责,马尾、福州恢复平静,商店正常营业。

纵观战局,马江海战,闽海舰队全军覆没,大量官兵阵亡,一方面固然因为法舰武器较精良,作战技术较娴熟,不过更重要的是,清廷高层缺乏坚定的作战意志,对闽海舰队施以不当的制肘,以致丧失先机,盖法舰已深入闽江、马尾港口,不仅有中国军舰和炮台,闽江两岸也有重炮相峙,如果清廷有作战的决心,接受“先发制人”的建议,情况必有根本的不同。法军屡次登陆,皆遭中国守军和义勇击败,证明了中国军民并不畏战,这点与1864年英法联军由南到北如入无人之境,已有根本的不同,中国民间抗敌力量呈觉醒之势。此外,马江海战期间,英美两国派多艘军舰以护侨名义就近观战,期间虽然有个别英美人士对中国人的处境表示同情,但基本上站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利益上,他们的态度相当一致,甚至日本也一副趁火打劫的姿态。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中国人保家卫国的艰苦处境。



义勇军夜里烧船攻击法舰

1884年，法国画刊“LE MONDE ILLUSTRÉ”刊载中国人夜间燃烧小船冲向法舰的图画。由于马江海战中国军舰全毁，守军无力正面对抗法舰，便改用夜间烧船的方式突袭法舰。



清廷的错估

1884年12月，法国画刊“L'ILLUSTRATION”刊载法舰在马尾港口攻击闽海舰队的图画。尽管中法双方仍积极进行外交折冲，但法舰不仅完成备战，同时也选定了开战时机，孤拔一声令下，所有舰艇炮火齐发。清廷因缺乏求战意志，丧失先机，以致前方战士伤亡惨重。

